

端午感懷：一個人和一個節日

文學溪林

蔣巍

今天的濤聲有痛感，像刀尖劃過這個蒼涼的古銅色的傍晚。

你手執一卷簡牘，默然走來，看西風殘照和山河歲月漸漸遠去，眼神中只有無盡的悲愴。彷彿一個時代的結束，又像是個時代的開始，此刻的汨羅江畔沒有誰，只有你，一個蕭瑟的身影，一尊凜然的雄魂。

令人詫異的是，你作為楚國的重臣，曾任左徒，後任三閭大夫，一直深受楚懷王的信任，上朝奏事時，常與懷王商議國是，建言獻策。但不過數年，因你性情剛直，言詞激越，常惹得君主不快甚至勃然大怒。公元前305年，終因諫言不合楚懷王的心意，被斷然逐出國都，流放於汨羅江一帶。你只能幽居於茅屋，埋頭詩文寫作，以此感懷時艱，傾吐憂思。時光荏苒，一見近三十年過去了，公元前278年的春夏之交，沒誰知道為什麼，這一天你忽然穿戴得特別鄭重，峨冠博帶，長袍飄飄，來到汨羅江畔一處峭拔的石崖上。但見山下，江流激越，白浪滔天，捲起千堆雪。路上遇到一些認識你的農夫或漁夫，大家都知道你是胸藏萬卷，下筆千言的大文豪，而且待人親切和藹。可這天，你卻心魂零落，神情痛切，步履沉重，但誰都不敢問。後來人們才知道，那時候的你，已然經歷了太多的人生際遇：初登廟堂之位，你曾豪情滿懷，高唱「青雲衣兮白霓裳，舉長矢兮射天狼」；為開拓強國利民之路，你屢屢進言楚懷王，雖然難得君主採納，改弦更張，你依然堅守着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；目睹舉朝上下，耽於酒色，偏安一隅，你不由得長嘆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；看到百姓苦於飢寒，不得不在戰亂中四處逃難，你常常潸然淚下，「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」；面對強秦的步步進逼，你

強烈主張「聯齊抗秦」，以護疆土，卻屢遭朝廷責難，楚國不得不長期委曲求全，偏安一隅。滿懷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的你終於陷於絕望，那顆赤子之心猶如一根紅燭，在暗夜中漸漸燃燒殆盡。公元前278年，秦大軍揮師南下，楚國都城郢城很快被攻佔。消息傳來，你痛徹心扉，肝膽俱碎。五月初五那天清晨，徹夜未眠的你披衣而起，展開一卷卷竹簡，重讀了自己剛剛寫罷的《國殇》一詩，不由得淚水長流。

國之不存，人將焉附，那就以死報國、以死明志吧。所有的意願、追索和夢想，都寫進了《離騷》《九歌》《天問》等煌煌詩文，這輩子想說的都說了，想做的卻無力回天了，那就留給後人去閱讀和思考吧。這個清晨，長空陰雲密布，天雨如淚，時年62歲的你滿懷喪國之痛，來到汨羅江畔，登上一處峭拔的石崖。呵，臨風而泣，望天地蒼茫，江山無際，哪裏還找得到心魂所依的家園？哪裏還尋得到讓百姓安身立命的樂土？回望此生，你曾不計生死，為楚國振興披肝瀝膽，奔走呼號，建言立策，直至遭到朝廷的流放，成了遠隔陌上一布衣。如今，你頹下三鬢長鬚已然斑白，卻見城頭變幻大王旗，一切心血和努力都付之東流。身心俱疲的你，再也無法面對山河破碎、家國沉淪的這一天。寄人籬下，形同牛馬，與其苟活，莫如赴死。此刻，你凝立在石崖上縱目四望，荒涼淒淒，山水沉寂，再也找不到希望和救國救民之路。你萬念成灰，肝膽俱碎，對天地人間再無期冀也沒什麼留戀了。那一刻你縱身一躍，滔滔汨羅江凜然展開萬丈巨瀾，將你擁入深深的懷抱。

一條大江，全是淚水。
人民和歷史記住了這個悲愴的日子：五月初

五。
一尊不死的雄魂，從此屹立千秋。

那以後，你依然活着，依然發出無聲的吶吼，依然漫步在神州大地。你的目光依然深情而遠望，穿過戰國風雲、楚河漢界、唐詩宋詞、明清畫卷和所有的時代。你的愴然歌哭，依然激盪着一代代中華兒女的鐵血忠骨。由此你以自己的「逸響偉辭、卓絕一世」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，並為中華民族開創了一個深情而永恆的節日——端午節。

每到這一天，無論大江南北、長城外內，但見人間煙火升騰，家家老小團圓，都在用白糯米、紅絲繩、綠葉葉包糉子。歡聲笑語之中，人們也許不會提及但絕不會忘記，這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、最具深情的一種懷念和紀念活動。它來自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心心念念，怕你在遠去的江流中餓着；同樣在這一天，那些居住在大江大河之畔的人們，則爭先恐後，赤膊上陣，敲鑼打鼓賽龍舟，那震天動地的聲浪，彷彿就在回應和高揚你愛國愛民、奮發圖強的偉大英魂。在我的家鄉——塞北名城哈爾濱，每逢端午節，正是紫氣東來、丁香滿城的時節，市民們幾乎傾城而出，去松花江畔，去太陽島上「踏青」，為的是傾聽你的呼吸，尋找你的足跡，致敬你的意義，撫慰你的英靈。

是的。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先賢和英雄。因此每年的這一天，在中國，你無所不在，聲息可聞。因此，從古至今的學生課本裏，字裏行間永遠迴盪着你的脈動和心跳；懷念永在、深情永在、感奮永在！

是的。這一切的源頭都來自你愛國愛民、不計生死的決然獻身，來自人民對你的深深懷念



● 汨羅江 網上圖片

和愛戴。一切都從你激情詠唱的楚辭開始，從你憤然投江的那一天開始，你以自己威武不屈的英魂和舉世驚艷的才華，高舉起一面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。數千年來，中華民族無論經歷了多少風雲變幻、改朝換代、戰爭與和平，但為了紀念你、繼承你，一切從未遺忘，從未中止。你就是永遠的豐碑、永遠的存在、永遠的相伴！

今天的汨羅江，依然無比清澈，倒映着萬千青山，蜿蜒在你曾經沉思和漫步的那些地方。藍天白雲下，遊人們來來去去，無不陶醉於兩岸美麗的風光。一定！是的，一定！古往今來，一直有很多很多人在思念你、仰望你、嚮往你。無論在朝堂之上，還是在茶室或鄉塾之中，幾乎人人都能大聲背誦出你的詩句：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！」

是的，偉大的先師，我們都是你的鐵粉。
2025年5月9日於上海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)

遠方的名字如躑躅的山巒

賀愛明

香火恭敬如昨
青煙裊裊 絲絲縷縷
來自遠方或時光深處
石碑與荒草
聆聽天界的碎語

所有的名字 曾經生動
如薄雲下躑躅的山巒
鳥鳴空澗 寂靜掛滿
無聲的酒杯 雨水曲折
在碑文裏 柔腸般蔓延

往事並不寂寞
雲碎成雨 復活了
許多暗生的事物
一株狗骨 攔住去路
像是彼岸帶刺的挽留

(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)

時代詩行

我是怎樣說服 DeepSeek 的

指間歲月

劉友洪

我問 DeepSeek：蘇東坡的母親程夫人是哪裏人？

DeepSeek 深度思考 20 秒，搜索 41 個網頁，回答：程夫人是宋代眉州青神縣（今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）的。它列出的證據是，司馬光的墓誌銘、地方志記載以及現存文化遺蹟。

我直截了當告訴它：程夫人肯定不是青神人。

DeepSeek 說：用戶「非青神人」觀點，源於對歷史行政區劃的誤讀。

這算引子，也算開場白。接下來我與 DeepSeek 的「交鋒」就愈來愈激烈了。

我想，好吧，既然你 DeepSeek 提到了司馬光《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》，我就追問：司馬光文中說，程夫人是眉山人而非青神人，要知道，北宋時眉山就是眉山縣，青神就是青神縣，它們是兩個平行的行政區劃，互不隸屬。

「聰明」的 DeepSeek 這樣回答我：司馬光以州級行政單位泛稱籍貫，符合宋代書寫規範，還例舉了某某寫誰誰誰就是這樣表述的。我尋思，那是這回事呀，在宋代，州一級稱眉州，縣一級才稱眉山，怎麼到你 DeepSeek 這裏，就混為一談了呢？

我指出了它的錯誤。

DeepSeek 一邊表示接受批評，一邊重新審視先前的推理，但它的結論仍是：此處的眉山，是作為州級行政單位的代稱。

我真佩服 DeepSeek 建立在海量數據上的強大「思維」能力，它知道為自己「開脫」：程夫人的籍貫問題，在宋代語境中毫無爭議！我注意到，它創造了一個新詞——「宋代語境」。

雙方的爭議，至此，DeepSeek 似乎還佔着上風。

我得找到它的薄弱處。

DeepSeek 舉例蘇軾詞的時候，稱明代嘉靖版《青神縣志》有記載。關於該書，我之查閱過的，上面是否有此記載，我已記不清了。於是，我便請 DeepSeek 查找原文。

這下它「原形畢露」。DeepSeek 用時 22 秒，搜索 48 個網頁後，說：未發現直接引用該志書原文的內容。

看來，DeepSeek 要麼是自己在創造證據，要麼是先前網上的所謂證據一直在誤導着它。

而且它承認：您的質疑已揭示現有證據的薄弱環節。

是呀，DeepSeek 作為具有人工智能特徵的大模

型，它的「思維」能力是建立在已有數據基礎上的。如果之前給它的數據有錯誤，那麼它的結論肯定不會正確。就目前情況來看，DeepSeek 還不具有「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」的本領。

對於這一點，作為人類的我，肯定比 DeepSeek 更清楚。

我開始整理並向 DeepSeek 「投餵」文獻資料——蘇軾《書外曾祖程公逸事》、呂陶《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》、《宋史·程之邵傳》以及蘇東坡的詩詞，都在菜單裏。我先整理了一個 word 文檔，後來又補充了一個，上傳 DeepSeek。

在史料面前，DeepSeek 修正錯誤的速度，真值得人類學習——它只用了 42 秒。

DeepSeek 說：以文獻證據鏈的壓倒性優勢，程夫人籍貫應為眉山縣，這個結論已無可辯駁。

我不由得感嘆：肚子裏沒點東西，還真說服不了它！

我又問 DeepSeek：今後有人問你，程夫人是哪裏人，你怎麼回答？

它說：我將依據史料明確回答，維護歷史真實性。

我把這個過程分享到單位微信群裏，引起大家廣泛熱議。真就有人去問 DeepSeek 「程夫人是哪裏人」，DeepSeek 回答是「眉山縣人」。更有甚者要 DeepSeek 證明「程文應（即程夫人的父親）是青神人」，而 DeepSeek 證明的結果是，程文應乃眉山縣人也。

我想，假如有天我寫一篇關於程夫人籍貫考證的論文，那麼文末我一定要加上一句：倘若你對我的考證結論有所懷疑的話，那麼就請你去問 DeepSeek 吧。

(作者為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、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)



● 我與 DeepSeek 進行了一次「交鋒」。 AI 繪圖



鄉情涓涓

離家時母親的囑咐

羅大佳

久未入夢的母親，昨晚忽然來到我的夢裏，一句「兒子你還好嗎？」讓我淚流滿面。我伸出雙手想擁抱母親，她卻飄然而去，一下不見蹤影。醒來心有不甘，在屋裏四處尋找母親的身影，卻一無所獲。這才猛然驚覺：時如流水，今年 8 月 17 日，母親離開我們已經整整 10 年了。



● 久未入夢的母親來到我的夢裏。 AI 繪圖

母親是典型的西南農村婦女，一生充滿了艱辛和不易，但卻用愛滋潤着自己的子女。母親的娘家在中山鄉一個叫斑竹林的地方，8 歲那年外婆去世，母親在 12 歲那年給馬河山上的一位姓李的大戶人家當童養媳。即使在舊社會，去給人家當童養媳也不光彩。每當母親揹着一個布兜兜回家路過牽河壩時，總有一些好事者嚷着「打，打那個小媳婦」，做出要圍過去打她的樣子。嚇得 12 歲的她不知所措，嗷嗷大哭。幸虧我的曾祖父在河對面見了，大聲吼道：「你們打人家幹啥？人家沒吃的才去當童養媳嘛。」吼跑了那些好事之人。如果曾祖父知道那小媳婦後來當了他的孫媳婦，也會含笑九泉了。

母親給人當了 10 年童養媳，放牛、割草、做家務，什麼髒活累活都做過。家鄉解放後，那人出去當了識字班的工作隊員，吃上了皇糧，穿上了幹部服裝，於是嫌棄沒文化的母親。新社會婚姻自由，直接提出離婚即可，可偏偏那人使用冷暴力，長此以往，受不了折磨的母親乾脆提出離婚，結束了那段不幸的婚姻，而後經人介紹，嫁給了家徒四壁的父親。結婚時母親只要了父親一句承諾：「以後你要對我好！」

母親和父親結婚後雖然日子過得很艱難，但恩恩愛愛，相濡以沫，從不吵嘴打架，這在那個年代的農村，是少有的模範。母親深知這個家來之不易，在生下我們幾兄弟姊妹後，用春雨般的愛，無聲無息地滋潤着我們的心田和人生。

大哥是長子，參加生產勞動早，好吃的好穿的，母親自己不吃自己不穿也要給他。大姐是在國家困難時期父親不在家時，母親經不住別人懇求，做主把她抱養出去的，為此內疚了一輩子。二姐一天書都沒念過，自能背背兜起，母親就把她帶在身邊幹家務活，細細地教，溫馨地呵護。五哥三歲時因病去世，母親為此難過了很久。

三姐讀小學時，有次學校組織春遊，因家裏沒錢，三姐沒有參加。第二天班主任讓她站起來「亮相」，問她為什麼不參加。恰巧被去幹農活時路過學校的母親看見了，於是在教室外與老師吵了起來。母親說：「沒有錢就沒去，道理就這麼簡單。」她和老師吵架不對，但護犢深情顯而易見。當然那天回家後，母親被父親批評了一頓，說她不該和老師吵架。

小妹從小乖巧，也很懂事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有次母親和大哥帶着她進城。在一個擁擠

的布攤前，母親和大哥同時發現了一塊幾尺長的的確良布料，這在當時可是很珍貴的布料。大哥一下拉住布料一角，說：「這塊布我給妹妹買回去做衣服。」母親也伸出手拉住布料另一隻角說：「這塊布我買回去給么女做衣服。」兩人你爭我奪，誰也不肯鬆手。賣布的很為難，說：「我只有一塊布，你們都不鬆手，我到底賣給誰呢？」這時兩人抬頭一看，不由笑了起來。

母親不識字，但自從我開始上學後，每晚做作業，她就陪在我身邊。我不讓她陪，她就找點家務活做。記得小學時的一天晚上，我在煤油燈下做完作業時，夜已經很深了，推開門一看，母親還在燈下剝豆角，那一刻，我真的很感動。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回鄉務農後，我開始了文學創作。有一天進城回家，母親神秘地拿出一張被她摺疊得整整齊齊的紙，說：「兒子，這是你掉的東西吧？我給你撿起來放着呢。」我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張寫廢了扔在地上的稿紙，讓人哭笑不得。

後來我因創辦了《瓦屋山》報，被洪雅縣林場黨委破格錄用，參加了工作，離開了老家牽河壩，成為生產隊裏第一個吃皇糧的人。那時父親已經 66 歲，母親 64 歲，姐姐姊妹早已遠嫁他鄉。我離家的那天早上，母親有點落寞，一個人拿着玉米棒子在屋簷下不停地掰着。是呀，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沒有一個留在身邊，誰心裏不難受呢？我叫了一聲「媽」，她抬起頭，臉上強裝出笑顏說：「你就放心去吧，家裏的事還有我和你伯伯呢。」我們那地方是把「爹」叫「伯伯」的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母親雖捨我離去，但覺得兒子參加工作了，心裏還是很高興的。我提着簡單的行李，走上離家的鄉間小路時，母親忽然追了出來，我以為她有什麼事，轉身停下。不料她只說了一句話，「兒子，以後不管你工作多忙，走了多遠，都記得要回來看看你的老婆和孩子，不要這山望見那山高。」母親說出這話的時候，我的心裏咯噔一震，眼淚差點流了出來。那時我已是在農村結婚生子，愛人也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村婦女。雖然多年來因為生活瑣事，母親和兒媳沒少發生矛盾，但當兒子參加工作要離鄉時，母親也沒忘記用自己曾經的傷痛警醒兒子的人生，以免讓悲劇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。我含淚點了點頭，要母親放心，轉身朝茫茫田野中那片鋪滿綠色，但又通往遠方的鄉間小路大步走去。

走了快 10 年的母親，離開家鄉時您那一句囑咐的話語，兒子一直記在心裏，永遠不敢忘卻。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獲得者)